

四部文明

文懷沙 主編

秦漢文明卷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四部文
明

文懷沙主編

秦漢文明卷



十九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秦漢文明卷 十九



後漢書彙證三

後漢書集解一百二十卷(二)(卷十九至百十)

〔清〕王先謙撰

三一九六八



後漢書彙證二

後漢書彙證二





耿弇列傳第九弟夔國弟子秉

宋 宣 城 太 子 守 范 匪 撰 後漢書十九

王先謙集解

耿弇字伯昭集解惠棟曰水經注作昭伯扶風茂陵人也其先武帝時呂吏二千石自鉅鹿徙焉武帝時徙吏二千石高資富人父況字俠游曰

明經為郎與王莽從弟共學老子於安丘先生稽康聖賢高士字仲都京兆長陵人少持老子經恬淨不求進宦號曰安丘丈人之

成帝聞欲見之望之辭不肯見為巫醫於人間也集解惠棟曰皇

帝遣高士傳望之著老子章句故老子有安丘之學注稽康後為朝

取況王侯等皆師事之從受老子先謙曰官本注稽康後為朝

調連率王莽改曰連率日官本注稽康後為朝見郡尉試騎士建旗鼓馳射由是好將帥之事漢官儀曰歲終

勸兵因以校獵簡其材力也集解劉敞曰常見郡尉試騎士亦合

謂郡試騎士講武為都試後人不曉妄改為尉注所云郡字亦合

作都且講武不專在郡尉何得云尉試乎都試見前書惠棟曰郡

尉者郡謂太守尉謂都尉也漢官解詁都尉一人副佐太守言與

太守俱受銀印都尉之任為一郡副將然俱主其武職不預民事

舊時以八月都試講習其射力以備不虞皆絳衣戎服示揚威武

避亦為門史字集解周壽昌曰因數召見加恩慰漢書曰

小兒曹乃有大意哉集解周壽昌曰因數召見加恩慰漢書曰

見上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漢書曰至昌平遣小子舒獻馬馬 弇

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

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寵南陽上谷

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

心皆不肯曰死尚南首奈何北行入冀中漁陽上谷北接塞垣光

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續漢書曰歸主人食也未

門類進絕輿重城中相掠弇既與上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相失以馬輿城門亭長乃得出也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

走昌平就況昌平縣名屬上谷郡今幽州縣故城在因說況使寇

恂東約彭寵彭寵東也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

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呂下

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後漢書十九二斬首三萬級定涿郡中山鉅鹿

清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

言二郡兵為邯鄲來眾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

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為偏將軍使還領其兵

加況大將軍與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更始徵代

郡太守趙永而況勅永不應召令詣於光武集解先謙曰官本於

衍光武遣永復郡永北還而代令張暉據城反畔乃招迎匈奴烏

桓弓為援助光武弇弟舒復胡將軍使擊暉破之永乃得復

郡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

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為蕭王令罷兵與

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為幽州牧章順為上谷太守蔡充為

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漢趙王如意

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集解劉敞曰按百官

志公府有門史又

後漢書集解

在內涿州內身入造脉下請問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

擄命於畿內漢書王會汾曰諸本同按云云貴戚縱橫於都內二

注內也觀貴戚縱橫於都內張印橫暴三靈策略通鑑胡注王都

謂長安萬承蒼曰按貴戚謂趙萌也更始傳更始納萌女為天子

夫八萌專權威福自已注但王匡張印當之猶未得也

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

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韓氏列子

說符騰孟氏之父子叩首而讓施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

十輩輩數十百萬望公不能辨也音蕭竟反其敗不久公首事南

陽破百萬之軍今定河北北隸天府之地前書曰關中所謂金城

北北隸按文多一北字征伐發號警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

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

吏士死亡者多矣願歸幽州益發精兵召集其大計漢書劉歆曰

字光武大悅續漢書曰武初見弇言起坐曰卿失言我斬卿弇曰

戲卿耳集解棟曰東觀記更始使侍御史黃黨即封復會也上

曰國家已都長安天下大定何用兵青徐大賊銅馬赤眉

之屬數輩輩數十萬眾皆東至海所徭無前聖公不能辨也敗必

不久帝曰卿失言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厚言如父子故赤心為

大王陳事上曰我戲卿耳何以言之弇曰厚言如父子故赤心為

久聞劉氏復興莫不欣喜望風化如去虎日就慈母河以義矢

不足以為明公首事南陽破賊百萬師今復定河北以義矢

廣陽縣故曰小廣陽及安次縣名皆在今幽州也集解官本考證

日諸本同道縣地理志在遼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府屬今縣西北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宋祐彭彤耿

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

平谷平谷解見再戰斬首萬三子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土

垠之間光武紀土垠並縣名屬右北平郡無終故城在今瀋陽縣土

府薊州治土垠在今平州西南音銀集解先謙曰無終今順天

豐潤縣東縣志十里南開城至凌塵而還後漢書名屬右北平故

先謙曰今遼北州西北凌蓋後之謁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為烏

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為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

軍景丹彊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集解沈欽韓曰即

降之建武二年更封好時侯食好時美陽二縣集解洪亮吉日案

永元二年耿秉復封美陽食邑三千戶以郡國志放之右扶風十

五城戶止萬七千三百美陽一邑戶不得萬多疑此時弇子孫已

止食好時一舊縣沈欽韓曰好時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三年延岑自

移城二縣今沈欽韓曰好時今乾州東十里好時村三年延岑自

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獲人杜弘率其眾曰從岑弇與岑等戰於

穢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

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弇從幸春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

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集解先謙曰豐還收富平獲

索東攻張步呂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四年詔弇進攻漁陽弇

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

日東觀記西安城堅精兵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兵

還奔臨淄并兵合執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

作旬日之聞是也 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

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

無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曰激怒步步聞大笑曰曰九來

大形十餘萬眾集解王鳴盛曰九來大槍皆賊名號而敗奔傳兩

槍下 吾皆即其營而破之集解通鑑胡今天大敗兵少於彼長子故

呼為 又皆疲勞足可摧乎集解先謙曰官乃與三弟藍弘謀曰官

本弘壽及故大形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莫辨通鑑胡二十

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奔袁松書曰奔上書云南正重之後號二十

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 奔先出淄水

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奔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曰盛其

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伏探齊地記曰小城內有漢景王祠集

城縣志今步氣盛直攻奔營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壇臺望之

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壇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曰橫突步

陳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奔股曰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

罷奔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

陳俊謂奔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曰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

臣子當擊牛醢酒以待百官反欲曰賊虜遺君父邪集解王補曰

之盛節也 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薄

時集解惠棟曰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鉅昧水一名巨洋

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集解惠棟曰水經注巨洋水出朱虛縣東

奔破張步於臨淄追至於是水也胡三省云味音莫葛反其字歌

日從未共頭填曰亦彌巨洋水注也或曰胸彌皆一水也洋當作

洋王篇洋亡彌切亦彌字前書地理志引胸彌皆一水也洋當作

詩河水洋洋即河水彌彌後人誤作洋字 八九十里僮尸相屬

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

淄自勞軍羣臣大會弟謂奔曰集解先謙曰昔韓信破歷下曰

開基前書曰齊地困於歷下以備韓信擊今將軍攻祝阿已發迹

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王田廣廣降之乃與

食其殺酒罷守備韓信聞齊已降欲將軍獨拔勸其功乃難於

止刪通說信今擊之食其音異基也將軍獨拔勸其功乃難於

信也又田橫亨鄭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前書曰齊

居海島高帝召之橫曰臣等陛下使鄭食其今聞其弟商為張步

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鄭商曰橫即上敢動者族之張步

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隆之怨所又事尤

補曰步時猶未降即於勞奔勅中言詔大司徒釋其怨隆之怨所又事尤

以欲動步歸誠之意蓋先武神勇大智盡寓於仁柔中矣

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謂奔從帝幸春陵時請收上谷

常曰為落落難合落落猶有有志者事竟成也奔因復追步奔平

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州北海縣界復沈乃肉袒負

斧鎖於軍門漢音竹林反奔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

樹十二郡旗鼓齊東觀記曰奔行平原泰山臨淄等縣解先謙曰注等

東觀記有令步兵各目郡人請旗下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

皆罷遣歸鄉里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視阿餘齊地悉平

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漆縣名屬西扶風故城在

西集解先謙曰官本注屬下西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

部徇安定北地諸營皆下之奔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

嘗挫折十二年沉疾病乘輿數自臨幸復曰國弟廣舉竝為中郎

將奔兄弟六人皆垂青紫省侍醫藥當代曰為榮及況卒諡烈侯

少子竊泥爵十三年增奔戶邑上大將軍印綬上音時曰列侯奉朝請每有四方異議輒召入問籌策策得望弟符書奏之見馬援傳賈胡之謀其信然乎年五十六承平元年卒諡曰愍侯子忠嗣忠曰騎都尉擊匈奴於天山有功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一名無禁延光中尚安帝妹濮陽長公主集解惠棟曰名久位至侍中良卒子協嗣隴侯霸卒子文金嗣文金卒子喜嗣喜卒子顯嗣為羽林左監顯卒子援嗣尚桓帝妹長社公主子馮河陽太守

後曹操誅耿氏唯援孫玆存洪錄注云援字伯緒卒平侯舒卒子襲嗣尚顯宗女隆慮公主集解惠棟曰名久位至名延襲卒子寶嗣寶女弟為清河孝王妃及安帝立尊孝王母為孝德皇后妃為甘園大貴人

集解大昕曰安帝紀建光元年追尊皇考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妃左氏曰孝德皇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皇后又追尊孝德皇元妃耿氏為甘陵大貴人此傳以孝德皇帝曰寶元舅之重使監后為孝王之母誤矣甘園甘陵之園也

羽林左車騎集解劉放曰案百官志羽林左右監監左右騎不位至大將軍而附事內寵與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等譖廢皇太子為濟陰王及排陷太尉楊震議者怨之寶弟子承襲公主爵為林慮侯林慮即上隆慮也位至侍中安帝崩閻太后曰寶等阿附壁倖共為不道策免寶及承皆貶爵為亭侯遣就國寶於道自殺國除寶字君達大貴人數為耿氏請陽嘉三年順帝遂詔封寶子其牟平侯集解劉放曰按前中郎將其後貴人薨大將軍梁冀從承求貴人珍玩不能得冀怒風有司奏奪其封承惶恐遂亡匿於穢數年冀推迹得之乃并族其家十餘人

論曰淮陰廷論項王審料成執則知高祖之廟勝矣淮陰侯韓信說高祖曰項王特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名雖霸王實天下心今大王入關秋毫無所取秦人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今大王舉而

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於是漢王舉兵奔決策河北集解劉放曰按定三秦處勝謂謀兵於窮而勝敵言名者明少一取字定計南陽亦見光武之業成矣然奔自剋拔全齊而無復尺寸功夫夫豈不懷懷重立大功乎將時之度數不足日相容乎三世為將道家所忌史記曰秦使王翦之孫王翬擊趙日不然夫將三代必敗以其殺伐多也其後受其不而耿氏累葉集解劉放曰注以其殺伐多也按文多一也字而耿氏累葉

國字叔處東觀記盧作憲集解先謙曰建武四年初入侍光武拜為黃門侍郎應對左右帝目為能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多合意射聲校尉七年射聲官罷拜駙馬都尉父況卒國於次當嗣上疏曰先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馬後歷頓上陽翟上蔡令所在吏人稱之徵為五官中郎將是時烏桓鮮卑屢寇外境國素有籌策數言邊事帝器之及匈奴薁鞬日逐王比自立為呼韓邪單于款塞稱藩願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曰為天下初定中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國獨曰臣曰為宜如孝宣故事受之

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塞請朝帝發所過郡二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使塞下無晏閑之警晏晚也也門晚萬世有安甯之策也集解劉放曰按文多有字緣帝從其議遂立比為南單于由是烏桓鮮卑保塞自守北虜遠遁中國少事

二十七年代馮勘為大司馬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國官自大司農為司徒馬當改農先謙又上言宜置度遼將軍左右校尉屯五原日東觀記亦作大司農

日按致當作置先謙曰致置古同字左右校尉如其議焉集解惠棟曰續漢書國天子器之事國二子秉彜

秉字伯初有偉體腰帶八圍博通書記能說司馬兵法尤好將帥

之略曰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永平十三年常呂中國虛費邊陲不甯其忠專在匈奴曰戰去戰集解惠棟曰戰可也戰止戰難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召詣省

闕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常引乘上殿訪曰邊事多簡帝心集解沈欽韓曰袁宏紀載乘議云左袒之屬故不可得而制也漢武時始事匈奴按引之類并

以充之根據未堅匈奴猶出爲寇其後羌胡分離四郡西居延朔方不可傾拔虜遂失其肥饒著兵之地單于形勢相制西居延

尚那單于請款塞是故其勢易乘也今之單于形勢相制西居延

呼其後實固出酒泉擊十五年拜駙馬都尉十六年召騎都尉秦彭爲

副與奉車都尉竇固等俱伐北匈奴虜皆奔走不戰而還集解惠

宏紀乘出張掖居延塞擊匈奴林王到沐樓山度莫六百里絕無水草得生口辭云匈奴林王轉北逐水草乘欲將輕騎追之都尉秦彭

而還十七年夏詔乘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

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廷相去五百餘里固曰後王道

遠山谷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乘議先赴後王曰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乘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眾軍不得已遂進竝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乘而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請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壻固尙光武女壻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乘乘大怒被甲上馬塵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某其首固大驚

明年秋肅宗即位拜乘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

胡進屯酒泉置戍已校尉集解惠棟曰關龍牧恭也建初元年拜

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徵爲執金吾甚見親重帝每

巡郡國及幸宮觀乘常領禁兵宿衛左右除三子爲郎章和二年

復拜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事并見憲傳

封乘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日蒙上章和二年之文未另著年月考

乘定封在承元二年與食邑三千戶乘性勇壯而簡易於事集解

竇憲冠軍侯同封也

侯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承元二年代桓虞爲光

祿勳明年夏卒時年五十餘賜呂朱栢玉衣將作大匠穿家假鼓

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諡曰桓侯集解沈欽韓曰匈奴聞乘卒舉國號哭或至黎面流血反集解惠棟曰勞與劉同音力私

先世漢人常私曰虜情告恭又給曰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鐵

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之餘數

十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為白

屋王集解惠棟曰張華博物志北方五狄一曰匈奴二曰穢狁三曰塞古四曰單于五曰白屋潘勗魏公九錫文曰單于白屋請吏率載李善云妻曰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矣諸城

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

上書求救時肅宗新即位乃詔公卿會議司空第五倫曰為不宜

救死而不易其心斯忠臣之操乎車師可屯而恭必不可棄明

矣倫獨非人臣子與山陵無當乎恭疾而委其命之臣於司徒

原野怨對君父以寄其怒怒於孤臣尚足為天子大臣乎

鮑昱議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縱蠻夷之暴內則

傷死難之臣誠令權時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陛下

將何旨使將又二部兵人裁各數十謂關匈奴圍之歷旬不

下集解惠棟曰班固耿恭守疏勒城賦是其穿弱盡力之效也集解

王補曰袁紀此下可令敦煌酒泉太守各將精騎二千多其幡幟

倍道兼行日赴其急匈奴疲極之兵必不敢當四十日間足還入

塞帝然之乃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集解惠

時為騎都尉副耿秉或作段彭非也段彭時為酒泉太守王補與

曰帝紀道酒泉太守段彭校尉耿恭注姓諸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

謁者王蒙皇甫援集解通鑑胡注姓諸云宋有皇父充石宋之公

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

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前書曰車師前王居交河城河水分流遠

故城在今西州交河縣也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

集解先謙曰注詳西域傳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

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東觀記曰車師會關

龍巴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

吏范羌至敦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

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集解惠棟曰袁宏

去千餘里遇大雪大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曰為虜來大驚羌

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

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虜兵追之且戰且行吏士素飢困發疏

勒時尚有二十六人隨路死歿三月至玉門玉門關名屬敦煌郡

泉郡又有玉門縣據東觀記唯餘十三人衣屢穿決形容枯槁中

日集解先謙曰文選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謝承書云胡至敦煌明即玉門關也

邱將鄭眾集解通鑑胡注眾先以軍司馬為恭已下洗沐易衣

冠上疏曰耿恭曰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眾連月

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為井煮弩為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

殺傷虜虜數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為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未有

宜蒙顯爵曰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

爽曰耿恭以甲兵守孤城於絕域疑亦同時奏恭之言於是拜為

騎都尉曰恭司馬石修為雒陽市丞張封為雍營司馬軍吏范羌

為共丞共今雒陽餘九人皆補羽林恭母先卒及還追行喪制有

詔使五官中郎將按東觀記馬嚴集解齊牛酒釋服召還明年

遷長水校尉其秋金城隴西羌反恭上疏言方略詔召入問狀乃

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枹罕數與

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

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又子也反集解惠棟曰水經注

勒姐也東觀記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初恭出隴西上言

故安豐侯竇融昔在西州甚得羌胡腹心今大鴻臚固即其子孫

前擊白山功冠三軍宜奉大使鎮撫涼郡令車騎將軍防屯軍漢

陽曰為威重由是大忤於防忿恭為貴固奪其權集解沈欽韓曰

明器卓異反以微過歸國宜令以功自效及防監營者李譚承旨

後將焉桓兵所向必克由是忤於防也



奏恭不憂軍事被詔怨望坐徵下獄集解思棟曰東觀記云恭坐走狗遊戲道上虜至不救免官歸本郡卒於家集解王補曰鮑昱出得詔書怨懣微下獄為虛美歸拜尉防下獄免官何以勸善邪子溥為京兆虎牙都尉漢官儀曰京兆虎牙都尉扶風郡比二千石扶風郡不成文理當云扶風郡尉課一守少一

元初二年擊畔羌於丁奚城集解字檢百官志是時置此兩官也

遇順帝初為烏桓校尉集解遇或時鮮卑寇緣邊殺代郡太守睦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自後頻出軌克獲威振北方遷度遼將軍耿氏自中興已後迄建安之末大將軍二人將軍九人卿十三人尚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耶將護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數十百人遂與漢興衰云

論曰余初讀蘇武傳感其茹毛窮海不為大漢羞蘇武武帝時使匈奴匈奴乃幽

後漢書十九四武於大窖中絕不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氈毛并咽之數後日不死匈奴以為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二十年乃還也

後覽耿恭疏勒之事喟然不覺涕之無從嗟哉義重於生呂至是乎孟子曰生者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昔曹子抗質於柯盟曹子魯大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

齊桓公乃盡選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今城壞壓境君其圖之侵地而與之盟相如申威於河表寇恂傳也蓋呂決一旦之負異乎百死之地也

呂為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言高爵十世是左傳曰晉范宣子之殺叔向之弟羊舌肸而囚叔向於馬猶將十世宥而蘇君恩不及嗣恭亦終填牢戶追誦龍蛇之章以勸罷者也

巨為歎息史記曰晉文公返國賞從亡者介子推不言祿祿亦不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也

贊曰好時經武能畫能兵往收燕卒來集漢營請問趙殿醜濟齊城况舒率從亦既有成國圖久策分此凶狄謂耿國議立日逐王為南單于由是解卑

飛液集解自守北虜遠過也

秉洽胡情襲單虜迹集解范曄曰單同羸窮盡也

慊慊伯宗枯泉

虛受堂

六

耿弇列傳第九終

後漢書十九

後漢書集解卷十九校補

耿弇傳弇少好學習父業注袁崧書曰官本校作山校是

會薊中亂注續漢書曰官本志書

諸將擅命於畿內集解王會汾曰至畿內當作畿外案漢以三輔為都內此云畿內似即指諸將之橫暴三輔者若畿外則太安矣且當時奉更始詔命征伐外出者本得承制封拜可無擅命之嫌光武時奉更始詔命征伐外出者本得承制封拜可無擅命之嫌亦不應爾此身所以專就都內無內言也王說益非

聖公不能辨也注辨猶成也案說文無辨字皆當作辨說文辨治體亦不應爾此身所以專就都內無內言也王說益非

光武乘勝戰慎水上集解慎本紀作順說詳光武紀項籍傳使公主某事不能辨此文正用此語

從迨至容城小廣陽安次集解先謙曰容城今保定府容城縣治

廣陽在今順天府良鄉縣西北案安次已詳光武紀

穰人杜弘案弘字不見六書柳河東集襄陽丞趙君墓誌云曾祖弘字弘安字彙補弘都歎切音旦蓋直誤認為說文弘字

凡兩見後文取張之孫亦名弘又張步弟弘官本一作弘孫步本傳原是弘字乃悟弘即弘之俗體唐世相沿有此字故柳集亦也然

封牟平侯集解王鳴盛曰牟平上脫舒為二字通鑑因其誤案王

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上軍字官本誤作車

費敢悉眾亡歸張步亡原誤忘據說校改官本不誤

居二城之間集解惠棟曰至案臨淄即劇也先謙曰臨淄非劇觀

下文自明惠注誤侯康曰劇屬北海臨淄屬齊非一地即字當之西實也字為西字

呂尤來大彤十餘萬取集解王鳴盛曰尤來大槍至官本作槍下

同案光武紀別號諸賊銅馬大彤高湖重連鐵脰大槍尤來上

別擊尤來大彤青嶺十餘萬取在射大光武進擊大破之又光武

帥梁崇是彤即彤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擊大槍尤來與大

彤梁崇是彤即彤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擊大槍尤來與大

槍尤來與大彤即彤於元氏又東觀記大彤擊大槍尤來與大

此復爲折其左角左臂五單于爭未必不以五將之出故也原作

五單于爭來必不以五將出之故也凡著述家引近儒說或作原作

剛節若引古書則不容輕改原文此或所據袁宏紀本有異耳原作

章和二年復拜征西將軍至封美陽侯集解洪亮吉曰至知乘原作

定封在永元二年案水經渭水北至彭陽南永元二年封美陽侯

耿秉爲侯國又雍水南遼美陽縣西章和二年封美陽侯耿秉原作

爲侯國此章和二年永元初自同作永元二年封美陽侯耿秉原作

乘封侯既在章和二年永元初自同作永元二年封美陽侯耿秉原作

和世章帝得罪自求擊匈奴封美陽侯耿秉原作

官必尙在章和二年永元初自同作永元二年封美陽侯耿秉原作

彭侯此水經注可證者也案美陽侯耿秉

憲改封二年者即緣本傳蒙上章和二年爲父何未加詳耳原作

昌夔爲大將軍左校尉案大昭曰南匈奴傳昌夔爲大將軍左校尉

獲穹廬車重千餘兩案車重並見皇甫傳即輜重也

乃曰恭爲戊己校尉集解何焯曰己字衍案恭與關龍皆應作爲

戊己校尉非此衍己字乃下脫戊字說已見光武紀校補闕本無己字乃據刊誤說剛之耳

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注嫁與高孫昆莫賜乘輿服御官屬原作

侍御數百人注賜乘輿服御原誤賜

斬首三千八百級至唯餘十三人原按改官本不誤

呂爲二漢當疏高爵集解先謙曰疏猶輕也案史記說布傳疏爵

義疏分也馮決江疏河是也前書英布傳張晏說同此訓猶輕也及後單同釋兩條查底本皆非師說

鏡期王霸祭遵傳第十祭遵從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鏡期集解惠棟曰鏡音兆又徒弔切孫字次况潁川邠人也長八

尺二寸容貌絕異矜嚴有威父猛爲桂陽太守卒期服喪三年鄉

里稱之光武略地潁川開期志義名署賊曹掾漢官儀曰東西曹

主盜賊之事從匈奴集解惠棟曰東北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

兵應即光武起駕出百姓聚觀誼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

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趨周禮隸僕掌彈宮中之事鄭眾曰止行清

日漢舊儀云皇帝輦動稱警出殿則傳彈止人清道沈欽諤曰明

統志洗馬溝在順天府城西四十里山下舊開洗馬溝即鏡期

處取皆披靡披普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行至信都日期

爲裨將與傳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日期爲能

獨拜偏將軍援兵二千人集解先謙曰官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

狀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聚肥樂陽縣名

今恆州秦城縣也故城在縣西肥樂故子園也漢以爲縣故城

在今秦城縣西南並屬眞定國樂音力追反集解錢大昕曰日常

山郡下秦城字班志本作秦城此云秦者省文也郡國志無此三縣

蓋建武中併省先謙曰樂陽注見鄧禹傳秦城樂音皆在今秦城縣

正南府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兒音五期先登陷陣

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復戰爲馬盾也集解劉放曰按幘

幘字先謙曰東漢大破之王郎滅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問說光

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

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銳之眾曰順萬人思

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趣唯天子得時

銅馬數十萬眾入清陽博平博平縣名屬東郡在今博州縣也集

解沈欽諤曰在今東昌府博平縣西



北三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

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從擊青犢赤眉于射犬

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

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城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也

食邑五千戶時檣城五樓賊入繁陽內黃繁陽故城在今相州內黃縣東北內黃故城在西魏郡大姓數反覆

而更始將卓京京或作原謀欲相率反鄴城帝曰期為魏郡太守行大

將軍事期發郡兵擊卓京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

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繁陽內黃復斬數百級郡界清平督

盜賊李熊郡中之豪而熊弟陸謀欲反反音翻注在迎檣鄉下

城迎檣鄉或曰告期期不應告者三四期乃召問熊熊叩頭首服

願與老母俱就死期曰為吏儻不若為賊樂者可歸與老母往就

陸也必以在城中為吏不如為弟使吏送出城熊行求得陸將詣鄴

城西門陸不勝愧感自殺曰謝期期嗟嘆曰禮葬之而還熊故職

於是郡中服其威信建武五年行幸魏郡曰期為太中大夫從還

洛陽又拜衛尉期重於信義自為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及在朝

廷憂國愛主其有不得於心必犯顏諫諍帝嘗輕與期門近出

武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

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洛陽常欲日出車馬

已御鐵期諫曰天下未甯臣誠不願陛下東觀記曰期疾病

下微行數出即時還車見劉志期受國家恩深常憂存加加賜

醫藥甚厚其母問期當封何子期言受國家恩深常憂存加加賜

知當何以報國何宜封也上其檣之集解先諫曰期薦馮勤見

勤帝親臨視飲贈曰衛尉安成侯印綬諡曰忠侯子丹嗣復封丹

弟統為建平侯建平縣名屬沛郡故城在今亳州市南

後徙封丹葛陵侯葛陵縣名故城在汝南故鄆陽縣也

韓曰今汝寧府新蔡縣西北五十里以近葛陵

而丹卒子舒嗣舒卒子羽嗣羽卒子蔡嗣

王霸字元伯穎川潁陽人也世好文法東觀記曰祖父為郡決曹

掾主罪法事漢官儀決曹霸亦少為獄吏常慷慨不樂吏職其父奇之遣西

學長安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

自知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其成功業豈有二

哉集解先諫曰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為

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在軍旅汝往

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為大司馬曰霸為功曹令史集解功曹

有吏不當有令字惠棟曰霸為光武屬應功曹令史之職也東觀記亦同劉以不當有令字非從度河北賓客

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

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在薊郡移檄購光武武令

霸至市中募人將曰擊耶市人皆大笑舉手邪揄說文曰戲戲

音弋支反戲音喻或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同集解孫星衍曰

說文作戲揄並無戲字云人相笑相戲亦不云手相笑揄既不

成偏旁且字從欠許氏又必無訓為手相笑霸慚慚而退也音選

之理賢且誤明矣先諫曰官本注欲作戲霸慚慚而退也音選

光武即南馳至下曲陽傳聞王郎兵在後從者皆恐及至厚沱河

侯吏還曰集解惠棟曰侯吏東河水流漸漸音無船不可濟官屬

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且前阻水還集解先諫曰東

實還報恐驚官屬雖不可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

渡且臨水止尚何可為阻即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光武笑曰

侯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度集解先諫曰

無義疑未畢數騎而冰解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比至河流漸冰合

漢文畢數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

車而冰陷光武謂霸曰安吾眾得濟免者卿之力也霸謝曰此明

公至德神靈之祐雖武王白魚之應無已如此今文尚書曰武王

王光武謂官屬曰王霸權曰濟事殆天瑞也曰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詞以安吏士爵闕內侯既

謂官屬曰王霸從我勞苦前遇冰變權詞以安吏士爵闕內侯既

後漢書二十

三